

布拉格捎來的春天

捷克漢學家包捷女士與捷克的漢學研究

132-156



▲包捷女士接受本刊採訪時的神情（蔡慶郎攝）

◎ 勤奮的漢學家——包捷女士

天賦異稟擅長語文

提起捷克，擁入腦海的是一幢幢古老典雅的城堡，別具風格的哥德式教堂、樓閣，配以寧靜潔整的街道，維爾辛發（Vltava）河畔蜿蜒的是煙花氤蘊，彷彿春天是打從這兒出發的，如此的迷人景致即是世人眼中的黃金城——布拉格的春色，而這正巧也是來自捷克的漢學家包捷教授給人的初次印象。「其實，臺灣這兒的春天更教人嚮往！」溫婉秀麗的包教授輕聲地笑談著，略帶靦腆、不失優雅的氣度益發令人喜於親近。當我們稱讚她的中文軟柔流利時，她認真地回答道：「真的嗎？我是上大學後，才開始學習中文的！」而使我們感到訝異嘆服的尚不止於此，這位浸淫於中國古典小說、繪畫藝術斐然有成的大學教授，不到二十歲時便已經精通五種外國語文，展露獨特的語言天才，且正因為這份非凡的異稟，讓她一腳鑽進

了漢學研究的天地裡而無怨無悔。

五〇年代二次世界大戰剛剛落幕，歐洲的人民正待捲袖整裝，重新起步，開展新的生活。包捷教授出生在捷克的春陽中，成為家中唯一的明珠嬌女。幼時的生活，一如其他同齡的小女孩，包捷也很愛看故事、小說類的文學作品，尤愛幻想能到世界各地遨遊，就這樣，她嘗試學習外語。優異的天賦，加之以母親的鼓勵，很快地，她在語言方面的表現已十分突出。中學畢業，便能自如地閱讀，使用俄語、德語、法語、英語及拉丁語。

多方探求學習中文

參加大學入學甄試時，包捷仍不改初衷，一心想進外語系就讀，希望藉此圓了幼年的夢想。而當時負責甄試的委員從她的申請資料裡發現了她獨特的語言能力，便極力慫恿她選擇亞非語文系主修中文，理由很簡單：當時大學裡的中文課，因為難度高不好唸，又冷門，知者甚微，因此「門雖設而常關」——乏人問津！而包捷既已通曉數國語言，想必學習中文這事亦難不倒她！於是年輕的她便懵懂地接受老師們的建議，一頭栽進了布拉格極負盛名且最具規模的查理士大學（Karlova Universita）亞非語文系中文組。

「初學中文時，盡是背誦乏味的政治名詞，幾令我沮喪得要放棄轉系。」包捷回憶當時學習中文的困境，記憶猶新。原來，捷克的政治外交政策一向以蘇聯為首是瞻，而當時中國大陸與蘇聯正逢交惡狀態。因此，捷克的漢學研究境況雖仍處未艾之境，但有關中國的訊息或資料，極不容易獲取，而這亦間接地影響了學校的教學方針。學生接觸的中文多半僅止於閱讀一些政治相關的詞彙，而老師們亦不要求她們的聽講能力，只要認識字、會看書面文字便行。這樣的課程學習當然不能滿足求知若渴的包捷，她遂轉向校外尋求學習中文的較好管道。幸運地，她找到一所語言補習學校，有位熱誠且富學問的捷克學者斯瓦爾尼



(Svarny) 指導她學說中文，特別強調語音、聲調，這迥異於大學裡的教學方式，卻開啓了包捷學中文的興趣。另外，她又利用夜間進入布拉格的語言學校修習中文，在那兒，一位深具熱忱的女老師烏金 (Cerna)，細心的帶領她欣賞中國古典文學，由朗讀韻味古樸的詩經開始，一路讀完漢唐詩歌、兩宋長短句，甚至明清的小說名著，亦皆涉獵研讀。除此，老師還教導她寫中文字，這更激發了她的學習狂熱。「初四年的大學生活，收穫最多的是校外私塾所給予的。」包捷的這一句話隱含著對當時學校教育的無奈與諷刺。

遠赴大陸擴展視野

西元1980年夏天，大學畢業後，由於機緣巧合，包捷得到一份雀躍的工作，即是前往中國大陸北京的捷克駐中國商務辦事處擔任祕書。幼年的夢想初獲實現，不禁令她欣喜萬分。到北京後，她充分運用每天下班後的時間，讀中文書、看中國戲劇，甚至興致勃勃地研究街坊上熙來攘往的每一張聽來熟悉卻看似陌生的中國面孔。公餘她又隨一位老先生學習白話小說、戲曲，兩年中亦多有助益。

西元1983年包捷再度回到捷克復職，進入捷克社會科學院工作，專司翻譯《人民日報》。六個月後，捷克的外交政策急轉遽變，政府當局突然決定選派四名留學生到中國大陸進修兩年。包捷再次雀屏中選與其他三位捷克學生同赴北京大學中文系深造，成為中捷外交冰封廿五年後，第一批捷克留「中」的公費留學生。這兩年的時間對包捷的漢學研究之路，實具有潛在的影響力。因為，在北大就學時，她結識了頗負盛名的朦朧詩人：北島、舒婷、楊煉……等人，迷上了現代詩的創作與欣賞，又常參觀青年畫家們的「露天畫展」。這些文學、藝術作品不僅豐富了她的心靈，同時埋下了以漢學研究為終生職志的宏願，於是她趁機準備前往西方國家的資料，考過了托福考試，申請赴美攻讀中國文學，當時這在捷克境內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深究漢學卓然有成

北大的學業告完後，她暫返社科院述舊職，一面等待赴美求學。很順利地，半年後她踏上了美國這塊自由樂土，進入柏克萊大學，接受張洪年教授的指導。由於喜愛研讀小說，便以清代章回體長篇小說

《歧路燈》為研究主題。這部作品主要記述明嘉靖年間的一位少年譚紹聞從歧途走上正路的歷程，文長20卷，108回。包捷專從這部小說的結構著手，以西方文學理論中的結構主義來分析故事的情節和發展。在深究後，包捷逐漸發現看似毫無章法、情節高低亦不顯露的古典小說，實則脈絡分明，副線縱橫交錯，且情節曲折卻又能前後呼應；而人物的形象鮮明生動，言語精確洗練。

西元1989年，她完成了論文《歧路燈的研究》，並進一步選擇清人李艾塘所撰之筆記《揚州畫舫錄》一書，為博士學位研究主題。主要探究書中所表現的文人生活，並分析當時的文化環境及社會背景，另外也兼及考證書中所記錄的文物、工藝等資料。這部筆記還保存了一些失傳的文學、戲曲相關資料，極具文獻價值。

西元1989年，包捷完成了博士班的課業，旋即到臺北史丹福中心進修一年語文課程。當時捷克國內則發生「天鵝絨革命」。1991年，她接受母校的召聘，返回捷克查爾士大學擔任助理教授，負責教授中國歷史及中國語文。至此她的海外求學歷程暫告一段落，邁入回饋與研究的時期。

突破瓶頸初訪臺灣

除了豐富多彩的海外求學歷程吸引人外，我們也好奇的詢問包捷如何知道有關臺灣的訊息，並且兩度來臺。一談起臺灣，她靈秀的雙眼更加閃亮了。其實二十歲之前，她一如其他的捷克學生，只知道歐洲、美國，這幾乎等於她所認知的世界。直到上了大學，無意間得知系主任Kubesova曾於1969年出版，以捷克文撰寫的《蔣介石傳》，經由這本書，她才知道在亞洲的一隅有一個地方叫「中華民國臺灣」。除此而外，她對臺灣是一無所知的。西元1989年包捷再次前往柏克萊攻讀博士前，學校要求她行前一定要到臺灣的史丹福語言中心接受十個月的語文訓練。說到此，包捷不由笑了起來，「你們知道嗎？打從二十歲我開始學中文，直到唸完碩士，其間十餘年，中文確實是最難學的語文，而且進步非常緩慢，甚至我曾留駐北京前後共四年，我的中文仍無法突破瓶頸。因此，我十分懷疑臺灣的史丹福中心，能有什麼法寶使我的中文脫胎換骨！」幾經周折，滿懷狐疑且戒慎的心情，包捷終究是抵達了臺北。十個月的密集聽講及修辭訓練，不僅讓她的中文突飛猛進，這裡的親切人情味更

扭轉了她對臺灣的原始印象。「在臺灣沒有人將我視為『外國人』，自然親切地與我閒聊家常，這截然不同於我在大陸的遭遇！」心情上的武裝一但釋放，學習的效果更見顯著。包捷每憶起海外求學，總不忘要向學生提起臺灣這段愉快難忘的經歷，而這或也是促成她這次二度來臺的原因吧！

熱衷藝術戀棧國畫

至於談及未來的研究方向時，包捷興致高昂地說：「我不僅喜好中國古典文學，也對國畫極有興趣，尤其是清代以降的國畫藝術。」包捷對於繪畫的熱愛，源於少年時即喜歡參觀畫展，負笈美國柏克萊後，她結識了高君翰教授，並寄於門下研究中國美術史。停留臺灣時，她便利用課餘時間，到故宮欣賞畫作，這些知識累積出她對中國繪畫藝術研究的濃厚興趣，遂決定轉以研究中國近代繪畫藝術為未來計畫。西元1992年趁任教派往大陸做短期研究之便，她停留南京半年，從事論文資料的蒐集。返回捷克後又接受國家美術館的請託，整理館內所典藏的中國畫作，其間三年，她不但詳實地為每幅作品撰寫說明、註釋題款、鈐印，並選定主題，舉辦了兩次別具特色的畫展——齊白石畫展、晚清人物畫展。另外已故著名國畫家徐悲鴻遺孀廖靜文女士於1995年訪問布拉格，籌辦徐悲鴻百年紀念展活動，包捷亦全程參與，並撰寫專文記錄此事。經由這些工作所吸取的知識，無形中厚植了她在繪畫藝術研究領域的實力。

終身職志漢學為伴

或許因為過於專注漢學的研究工作，包捷幾乎沒有什麼消遣娛樂，偶有閒暇，她便學彈古箏自娛，「在捷克，我是寂寞的，因為連彈琴這項嗜好都與眾不同！」她羞澀的表示。知音難尋恐怕也是這位鑽研漢學有成的漢學家無奈的心聲吧！

不過在臺灣她可不寂寞，這四個月的時間，包捷除了比較《揚州畫舫錄》的版本異同外，還要蒐集與清·冒辟疆的《影梅庵憶語》一書相關之資料，打算翻譯這本書成為捷克文出版，兼及蒐集有關近現代的國畫資料，以備展開下一次畫展的籌劃。望著她洋溢著蓬勃盎然氣息的臉龐，我們不由升起了感佩之心。

是什麼動力激發她在漢學研究的天地中，一路馳騁而無悔呢？「就是興趣吧！喜歡就是了。」包捷簡短的為自己的漢學研究志趣做了如是的註解。而保有

高昂的意志、恆久的耐心該是她成功的另一法門吧！

我們期待她能由臺灣，將這股滿盈春天的氣息帶回給歐洲的漢學界，永續海外的漢學研究。

◎ 歐陸漢學重鎮——捷克漢學

捷克的主要漢學機構

包捷是少數熱心於中捷文化交流的學者，七年前她隻身來臺，成為當時唯一留學臺灣的捷克漢學家。之後她返國任教，不時宣揚臺灣的成就。每有臺灣去訪的政經、文化界人士，包捷都代表捷克官方擔任翻譯並熱誠的接待，不遺餘力地促進臺灣與捷克的文化交流。對臺灣的漢學研究境況她非常關心，而對於捷克的漢學景況，更是知之甚詳。透過包捷扼要的解說，我們特為捷克漢學研究作一鳥瞰。

捷克因為地處歐陸的中心，因此文化的發展多受鄰國的影響，而首都布拉格不但是全國的政治、經濟焦點，更富濃郁的浪漫文化氣息，由於建城的歷史悠久，自然成為歐洲漢學研究的重鎮所在。

一、查理士大學（Karlova Universita）：遠在西元1348年，捷克便在首都布拉格成立了以文史為主的查理士大學。但研究漢學的風氣則尚未形成，直到本世紀初，捷克的漢學才開始起步，且迅速地向外延伸，為歐洲的漢學界開創了全新的格局。查理士大學不僅為捷克最具歷史的高等教育機構，同時也是最具歷史價值的漢學高等學府！約莫是西元1950年，經漢學宗師普實克的親手擘畫成立了東方語文學系，每年招收十餘位新生研究漢學。而圖書館中亦蒐藏有豐富的中國圖書。該校迄今培育了不少高級優秀的文史學者。

二、東方研究所（Orientalni Ustav）：肇立於西元1951年，隸屬於布拉格的科學院。在五〇至六〇年代，是研究漢學的重要據點，現則由高馬士（Kolmas）接掌。許多著名的漢學研究者都曾先後在此從事研究工作，而締建者正是布拉格學派的創始人普實克。大抵而言，凡從事漢學研究的捷克學者，都會翻譯大量的中國文學作品。因此，該所亦成為出版有關漢學或東方文化相關書籍的重要機構。此外，該所的魯迅紀念館藏有數萬冊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品，以及方志、叢書，提供漢學研究者不可或缺的資訊。東方研究所目前仍是捷克舉足輕重的漢學專門機構之



一。

三、巴拉茲基大學 (Palackeho Universita)：西元1885年，為紀念捷克歷史學家巴拉茲基而創建。1993年左右開始設立中國語文的課程，屬新興的漢學研究學府。雖然起步較晚，但因時機成熟，且資源豐富，進步極為迅速，已成為另一處不可忽視的漢學研究機構。

除了上述的研究組織、大學外，捷克還有兩個機構，與中國藝術有密切關聯：

一、捷克國家美術館 (Narodni Galerie)：或稱為布拉格國家畫廊，西元1796年創設。收藏有許多波西米亞的哥德派木板畫，和文藝復興時期至二十世紀間名家巨匠的作品。西元1951年成立東方部，專門蒐集有關東方文化的藝術精品，包括：中國國畫、青銅器、陶瓷器皿；日本的美術作品，以及中亞印度等國的藝術作品也在蒐羅之列，典藏豐富，頗具份量。

二、拿普斯特克博物館 (Naprstkovo Museum)：拿普斯特克博物館 (簡稱那氏博物館) 是一座以紀念捐贈者拿普斯特克之名命名的亞洲、非洲與美洲博物館，成立於1862年。本為人類學的博物館，但館內實藏有為數不少的中國、韓國、東南亞、印度以及日本的美術作品及民俗文物。並設有圖書館，儲藏有相關的圖書資料可供研究參考。

以上是研究傳統漢學的重要機構。

捷克的主要漢學家

捷克雖是共產國家，但是對漢學研究卻極為積極，而且名家輩出。其中首屈一指的即是被譽為捷克漢學宗師的普實克 (Prusek)。西元1950年左右，二次世界大戰才剛落幕，歐洲的人民正忙著重建家園。彼時從事中國文學研究卓然有成的普實克，卻已辛勤地在為捷克的漢學研究培育新苗！這位被當代歐洲漢學家推舉為先驅導師的捷克漢學家，早在三〇年代便與中國的文學界精英人物如：魯迅、郭沫若、巴金、冰心、鄭振鐸等人過從甚密，接受五四新文學的洗禮！普實克於西元1945年在布拉格查理士大學擔任教授，成為歐洲第一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然而他不但通今，甚且博古，曾翻譯大量的中國詩詞、小說，如：《老殘遊記》、《浮生六記》，及宋元的話本及明清小說等為捷克文，深受年輕學子所愛，而為學界所倚重。捷克的重要漢學機構幾乎都是由普實克所創建的，足見他在漢學界的重要性。而他的門下弟子

則遍布各地，其中不乏當今知名的漢學家，如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米列娜 (Dolezelova-Velingerova)、研究中國戲劇的卡拉佛朵娃 (Dana Kalvodova)、鑽研中國當代小說及語言學的傅思端 (Hermanova)、研究漢代歷史哲學的Pokora……等。至今捷克的漢學研究仍深受其影響。

除了普實克之外，另有一些知名的漢學家亦各有獨特的貢獻。如Haringova精於現代詩及明代話本的翻譯與研究；克拉爾 (Kral) 雖以紅學研究為主，譯作則豐富多樣，有老子《道德經》、《莊子·內篇》、曹雪芹《紅樓夢》、吳敬梓《儒林外史》、茅盾《林家鋪子》等，可謂包羅萬象；Krebsova也是翻譯名家，他雖專精於老子《道德經》的研究，卻對現代文學大師魯迅的作品情有獨鍾，將之翻譯為捷克文。傅思端是著名的語言學家，曾主編《捷華辭典》，著有《漢語構詞法問題》。除此，她還翻譯吳承恩《西遊記》，並撰文介紹臺灣文學及臺灣的小說，頗受注目。

不過，捷克另有一項值得注意的漢學科目，便是中國戲劇的研究。當地知名的資深戲劇研究專家卡拉佛朵娃，曾鑽研中國戲劇，受到極大的震撼，他不僅喜愛中國古典戲劇的內涵、表演方式，尤熱衷於表演的技法，並將這種技法融入捷克的戲劇表演，落實於表演中，影響了捷克的民間戲劇藝術的發展。惟其所學過於專精艱深，無法廣佈。不過他所翻譯的元雜劇及清傳奇《桃花扇》，則普獲好評。

捷克的漢學環境

漢學領域範圍偏狹 大抵而言，捷克的漢學研究，偏重於文學、語言學、歷史與藝術知識的深究。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甚或對外關係等較具時代性質主題的研究，則相對顯得寂寞蕭條。大學校院並沒有專為這些學科成立獨立的學院或科系，頂多是開設這方面的課程，延請幾位兼任教授來講課。而所講的課程也時時受政治環境的影響，內容並不廣泛，所以影響不大，學生們也不十分感興趣。不過近幾年，國際情勢輒有巨變，尤其臺海兩岸的局勢成為世界政壇的焦點之一，已有漸多的學生以中國近代的政治、經濟為論文主題。不過大體而言，這些仍屬於冷門學科。

學習中文管道不足 對於捷克的今昔漢學學習環境的差異，包捷回憶的說道：「回想我在查理士大學初學中文的時期，周圍沒有東方的面孔可以交談，而學校週遭又缺乏有關中文的圖書或資料，學習起來，

艱困益常！」而近日的漢學學習環境又如何呢？包捷以她身為人師的身分，自身說法的談到：「西元1991年時，我重返母校執掌教鞭，教授中國歷史，發現可供參考的相關資料仍是十分貧瘠，觸手可及的幾全是談論階級鬥爭的資料，索然乏味。我只好應用西方的學術著作，並四處尋訪相當高中歷史程度的參考書來教導學生。一面到各地蒐集地圖、年表及文物圖片來加以輔助說明，一面自己編寫教材，目前已逐漸步上軌道。」

對於新入大學的學生，學校準備有漢學入門的課程，分期介紹世界各國漢學研究的概況，以冀開拓學生的視野。因為捷克居處歐洲的內陸，長久以來，為「歐洲自我中心」的盲點所侷限，疏於關心歐陸以外的世界情勢。近幾年來由於政治革新，加以大眾傳播

媒體的廣佈，捷克的青年學生已經開始留意其他國家的動向，不過對於太平洋地區的國家仍知之甚微，而對於「中國」則偏重神祕的宗教文化及氣功、彫刻等藝術的探求。

加強交流翻譯為急 去年臺灣的總統大選及海峽兩岸的對峙情勢，幾乎是世界矚目的焦點，透過報紙、電視的傳播，引起不少歐洲人士的注意。除此而外，捷克甚至歐洲的漢學界至今仍是以前文學、藝術為研究的大宗。其他如：歷史、政治、經濟則有待時間的觀察。

但值得即刻努力的是，捷克對於以捷克文字出版的中國著作仍需求孔急，畢竟文化要長期的推廣，主要還是得借重書籍文字的傳播。

(1997年2月本刊編輯部訪問 孫秀玲小姐執筆撰述)

包捷女士 (Borotová, Lucie) 簡歷

- 1956 出生於捷克
- 1980 查理士大學畢業，專攻歷史、中文、義大利文
- 1983-85 北京大學中文系進修
- 1986-89 加州大學柏克萊研究生，同時擔任教學助理
- 1988 中國文學碩士
- 1989-90 臺北史丹福中心進修
- 1990-91 任職於大英圖書館，負責中文圖書採登工作
- 1991起 在捷克查理士大學任教，負責中國通史課程
- 1993-95 捷克美術館亞洲分館兼任中國畫研究員，籌備齊白石畫展、晚清人物畫展等

著 作

1. 關於李綠園作的歧路燈 1991 (英文)
2. 齊白石一百三十週年誕辰紀念展目錄 (與Josef Hejzlar合編) 1993 (英、捷文)
3. 晚清人物畫展覽：新趨勢 1995 (英、捷文)
4. 大英圖書館的中文資料 新東方雜誌 1992.5 pp. 131-133 (捷文)
5. 中國七〇至八〇年代的詩歌 新東方雜誌 1993.1 pp.22-24 (捷文)
6. 捷克「天鵝絨革命」事件後，中共媒體的報導 收錄於《六四以後中國大陸人權與未來》一書 1993 pp. 91-100
7. 臺灣：杏仁形的小島 人與地雜誌 1994.1 pp.30-

35 (捷文)

8. 中國大陸新興電影崎嶇的發展 尊重雜誌 1994 no.44 p.15 (捷文)
9. 布拉格國家美術館所藏齊白石的印譜 收錄於《中國美術與學術》一書 (捷文)
10. 來自歐洲的報導：捷克共和國美術館 東方藝術 1994夏 pp.57-60 (英文)
11. 十九世紀中國基督教傳世運動 宗教 1995.3
12. 蘇東坡像：吳雲的畫作 東方藝術 1996/97夏
13. 齊白石與文人畫 亞洲藝術報導 1997 (即將出版)
14. 揚州畫舫錄所記載的說唱藝術資料

譯 著

1. 北島、舒婷、古城：朦朧詩 新東方 1993 Nos.1, 3, 4 (捷文)
2. 汪曾祺：黃油餅、受戒 新東方 1993.5 pp.149-152 (捷文)
3. 汪曾祺：受戒 新東方 1993 Nos.6, 7, 8 (捷文)
4. 白石老人自述節譯 收錄於《中國美術與學術》一書 1994 (捷文)
5. 佛說法滅盡經 新東方 1995.1 pp.30-32 (捷文)
6. 蒲松齡的西湖主 (聊齋誌異選譯) 新東方 1995.9 (捷文)